

后浪出版公司

陆茵茵  
——  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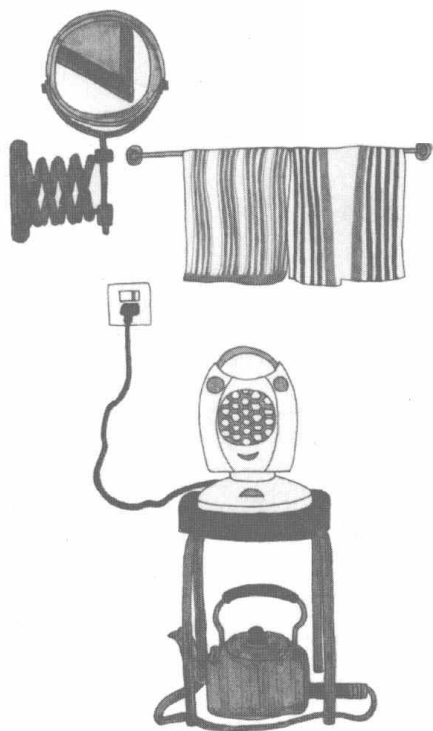
# 台风天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后浪出版公司

陆茵茵  
——  
著

# 台风天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台风天 / 陆茵茵著. --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
2017.12

ISBN 978-7-220-10520-3

I. ①台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7635 号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(北京)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TAI FENG TIAN

## 台风天

陆茵茵 著

选题策划  
出版统筹  
编辑统筹  
特约编辑  
责任编辑  
装帧制造  
营销推广

后浪出版公司

吴兴元  
梅天明  
朱岳  
李真真 余幼幼  
墨白空间·韩凝  
ONEBOOK

出版发行  
网 址  
E - mail  
印 刷  
成品尺寸  
印 张  
字 数  
版 次  
印 次  
书 号  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  
<http://www.scpph.com>  
[scrmcbs@sina.com](mailto:scrmcbs@sina.com)  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143mm × 210mm  
6  
115 千  
2018年2月第1版  
2018年2月第1次  
978-7-220-10520-3  
29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[copyright@hinabook.com](mailto:copyright@hinabook.com)  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001 | 生日    |
| 023 | 菩萨    |
| 047 | 宇宙的玄机 |
| 057 | 出差    |
| 077 | 夜航    |
| 111 | 迷林    |
| 127 | 台风天   |
| 157 | 零比三   |
| 175 | 湖     |

## 生日

钟满也快满三十岁了。

下班经过西点房，顺便买一只奶油蛋糕。透过玻璃橱窗望进去，每一只都诱人食欲。她想起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，爸爸天天牵着她的手走进食品店。蛋糕放在一个粉红色的纸盒子里，高高搁在柜台上，标价二十元。她远远看着，要买，爸爸说，等几天，等妈妈病好了，我们买一只回家庆祝。妈妈住在医院里，每天打针，两瓣屁股针点密密麻麻，不能仰卧，只好趴着养病。爸爸骑一辆自行车，从学校急急赶回来，车兜里扔着他那只破书包，发黄的水杯，几本化学教科书，一路骑一路咣当咣当响。她一个人趴在二楼窗口念儿歌，看见爸爸的头顶遥遥过来了，整个人站起来，对着窗外大声唱：我的好妈妈，下班回到家，劳动了一天，多么辛苦呀！

爸爸一开门，把东西往桌上一扔，抱她坐上车子，又关门往医院赶。妈妈趴在淡黄的暮光里，身上盖一条薄被子，看起来像一只褪色的乌龟。当时他们说了些什么，爸爸有没有让她

亲亲妈妈的脸蛋，妈妈闻起来是什么味道，她全不记得了。只记得医院出门右拐有一家小商店，爸爸牵着她，一个橱窗一个橱窗慢慢看过去。她看见银光闪闪的不锈钢热水瓶，看见金笔，看见最新型的净水器，透明外壳里一根根管道绕来绕去，像爸爸实验室桌子上架着的化学试管。她伸手想去碰，爸爸总是紧张兮兮把她抱开。她问什么时候可以碰？爸爸说等你长大就可以碰了。她问什么时候长大？爸爸说很快就长大了。

一圈膜拜下来，最后她的视线总是落在那只粉红色蛋糕盒子上。她疑心是不是昨天那只，是不是前天那只，盒子放在原来的位置一动不动，也没见谁来买，一个月下来，他们看见的大概都是同一只。她很想打开看一看，这尼龙绳扎起来的粉红色盖子底下，趁他们不注意，蛋糕是不是长绿毛了。爸爸捏着她的手心，说等妈妈病好了我们买一只回家庆祝。妈妈什么时候病好？很快就会好的。

她没有等到妈妈病好，所以没有吃上蛋糕。妈妈被送去太平间，又送到火葬场，她最后一次见到妈妈，或者说妈妈的遗体，就是在火葬场的告别厅。但她对这些没有记忆，甚至对妈妈，她的印象都很稀薄。她好像是一个身材矮矮的年轻女人，穿一件铺满小花的肉色连衣裙，因为是肉色的，花和叶子就像直接印在皮肤上。她坐在妈妈膝头，抱着她的脖子荡来荡去，和她相反，妈妈很瘦，两只手臂捏得到骨头，就算夏天，身上也冰

凉冰凉。

妈妈死的时候还没有她老。

关于妈妈她知道得很少，家里找不到她的相片。她记得原来床头有一张结婚照，妈妈穿一条白纱裙，手里捧一束马蹄莲，裙子很长拖在地上，用彩笔描过，两个人的脸都红得像在发烧。后来结婚照不见了，她在同学家又见到，原来每个人家里都有一张，都在床头，都是白纱裙，黑西装，马蹄莲。她长大后隐约听人说起，妈妈和爸爸是表亲，两个人好上了，众叛亲离结了婚。她没有向爸爸问起，只是忽然明白为什么他们家没有亲戚。有时候她想，现在她这样痴肥，是不是也算近亲儿畸形的一种。

她的生日和爸爸在同一天。售货员问她蜡烛要几岁的，她说三十。三和零递过来了，她又反悔，说要六十。售货员诧异，三十和六十差三十年哎。她想了想，装作肯定的口气说，六十。

其实六不是个吉祥的数字，爸爸出事那天就是有一年的六月。她刚去那家公司上班，还没过试用期，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起床，换两路地铁一路公交车赶去办公室。那个早上，打卡机吐出的时间晚了一分钟，她想该死，怎么这么倒霉，不多不少就差这六十秒。下午部门经理在门口向她招手，脸上表情严肃，她预感又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要来训她，心事重重出去。没想

到经理一反常态，语气温和，说小钟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你爸爸被车撞了。她一时愣怔不知他在说些什么。经理说你别担心，应该没事，只不过一直昏迷还没醒来。公司规定所有接线小姐上班必须关闭手机，不知道医院通过什么渠道找到这里。她想或许爸爸还清醒着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等她赶到医院，躺在床上的男人两条小腿已经没了，整个人短了一截，怎么看怎么不像爸爸。她坐在床边全身发麻，手指木木的，脸不住颤抖，想停也停不下来。一个月后才把他从医院接回家里，对他来说差别不大，不过从一张床转移到另一张床。

从此她发现自己不再有怨言，这是很奇怪的，生活给你的打击越多，你越说不出话。几年以前她还骂过爸爸，说他逆来顺受，他第一次把黄黄的手掌抬起来，很不熟练地想要打她。那时她快要高考，埋在书桌里做半天梦，说想考音乐学院。她知道爸爸认识一位教授，是他们初二年级一个小老师的丈夫，教职工旅游时一起爬过山的，说说笑笑人很和气。她让他去托关系，他不肯，她说你不去我就完了，报名的人那么多，是沙里淘金，不送钱我怎么考得进。他说不行，考不进说明你不是那块料。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，但比一般人绰绰有余。每次学校搞联欢会，我坐在台底下听那些人唱歌就觉得好笑。但是你也知道你女儿长成这个样子，我让你送钱，是想买一个机会，让他们看得见我。他断然不肯。她横下心威胁他，非音乐学院不进，如果考不上，她就不念大学，高中毕业就去混社会。他



问你打算怎么混？她说我去做太妹，跟人进舞厅，贩毒品，做无业游民。他说那也只好这样，如果你有这份心，想拦也拦不住的。她气得不行，那四个字就脱口而出了。说完以后她才觉得自己很像爸爸，想丢出最恶毒的字眼骂他，结果还是这么软绵绵。

音乐学院没考上，照她平时的成绩，大专应该能进，被她这张乌鸦嘴一诅咒，落到一所高职。念了三年，出来做接线小姐，每天接几百只电话，给人查路线查天气查饭店，凡是能想到的都可以拿来问，她的号码 087，生活百事通，一块钱一分钟。

渐渐也清晰了。她知道自己天资不高，长相又难看，有一份稳定工作安度时日也算是过得去。得到或失去什么都是她的命，但是因果报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，她爸爸这样一个大好人，凭什么偏偏他被车撞。那天学校下课，他和往常一样骑着那辆叽嘎叽嘎的旧自行车，经过每天都要来回两遍的十字路口。路口人多，车流量大，每次他都警告她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，等到绿灯才过马路。他歇在路边，半靠着坐垫，身旁乱闯红灯的行人一个个都过去了，只有他傻傻等着。一分钟后，红灯终于暗了下去，绿灯亮起。他满眼只有那团绿色，踩起脚踏板就往前骑，还没骑出两米，一辆卡车冲过来把他带倒。车主逃脱了，几天后又被警察抓住。他的自行车抛出好远，车轮在地上空转。

赔了十万元，肇事者蹲大牢，谁也没想到，谁也不想的。

车主的老母亲七十多了，佝偻着背，由女儿陪着从老家坐火车过来，带两大袋补品，说不出话，眼泪直流。

爸爸每天就这样躺着。一有空她就走到床边，给爸爸翻身。上班前喂他吃一顿早饭，下班后喂晚饭。临睡前擦身，代替洗澡。他身上没有知觉，唯独眼睛能动，说到什么他听懂了，就眨眨眼睛。有时候情绪激动，他的眼里也会冒火。她看过一次，刚出事那会儿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学校派了老师前来探望，是个副教导，黄头发，圆圆脸，大夏天，一张脸上全是汗。她站在厨房泡茶叶，水还没烧热里面就轰隆隆响，她以为父亲跌下床了，没想到是那个女教导拎着包往门外逃。爸爸还在床上躺着，他一个动不了的人，真不知道她害怕什么。回过头看，连自己也吓了一跳，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形，那两只眼球瞪到不能再大，血管爆裂，像两粒炸弹迸出来炸人。她打电话到学校，校长总是不在。好不容易在了，凶巴巴对她讲，急什么，会给你处理好的。

回到家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爸爸是一个不会制造噪音的老人。一开门，正对大门的镜子涌进一具肉团团的身体，每天她都要正视一遍：这就是她自己。厨房光线很暗，经过过道走进卧室，靠近阳台稍亮一点。窗帘拉开一条缝，爸爸喜欢看外面，一有鸟飞过他的眼睛就忽地一亮。但全拉开又不行，下午太阳太晒，床靠阳台，猛烈的日光照进来他简直逃也逃不掉。她把蛋糕放在桌上，跟爸爸打招呼，絮絮叨叨给他讲今天发生的事。

鹌鹑蛋五块一斤，你不是爱吃鹌鹑蛋吗，我买了明天给你做晚饭。家里油用光了，等一下我要去一趟超市，买油买糖，再买点绿豆回来做绿豆汤。你说要不要骑自行车？我看看还剩多少米，要买米的话必须骑车。不去也不要紧，今天不炒菜，我们吃蛋糕。你想不想吃蛋糕？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想你记得，你记性这么好，今天是——

她往日历上瞥了一眼。今天的日期用红笔圈着，每隔四五天都有这样一个小圆圈，代表这天是父亲的排泄日。瘫痪后父亲很难自主排泄，小解靠尿袋，大号就得按摩，再用手给他抠出来。一星期不排便，肚子里堵坏了，按上去硬邦邦的，最外面的排泄物也黑硬得像石头。她把父亲翻转过来，收拾干净再转身。起初她不好意思，那年她二十四岁，刚毕业，没看过男人身体。父亲穿一条棉布中裤，大腿沉沉搁在床上，她不敢动。但时间一长不是办法，下身发臭，而且总要拉屎。她咬咬牙，像脱小孩裤子，一把拉下来。看到了也就很平常。她想，原来男人是这样，原来男人不过如此。

她还没有过一个男人，不知道哪个男人会要她。她从小知道自己难看，小学里人家叫她肉球，学了英文以后升级为 meat ball。上英语课时老师问，Which sport do you like？调皮的男生回答，I like playing ball, meat ball。全班哄笑。但她从没有怀疑过自己会结婚。她想，盲人能结婚，智障儿能结婚，精神病能结婚，杀人犯也能结婚，凭什么我不能结婚？我一定可

以。有一个信念是好的，有信念的时候人比较不会疑神疑鬼，总觉得信念能够实现，只是早晚。但这个信念最终还是被打破了，她记得清清楚楚，是在两年前的一个秋天，忽然有人敲她家门，猫眼里看出去是个从没有见过的男人。她很警惕，隔着门问，谁？男人说，是小满吗？我是你二叔。二叔？她说，我没有二叔。你怎么能没有二叔呢？男人说，我是你爸爸的亲弟弟，难道不是你二叔？快开门，鸡要逃走了。

她开门一看，男人手里拎着一只母鸡，另一只手捏一根绳子，绳头绑着一只鳖。她说你到底是谁，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二叔。他说我是你爸的亲弟，小时候被过继到乡下去了，难怪你不认识。后来和村子里的朋友进城打工，跑运输，搞建筑，这两年才回到这里。前些天听说大哥瘫了，世事无常，我来看看他。钟满说，我们跟那边已经好多年没来往了。我晓得，男人说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只管看我大哥。

钟满松开门放他进来，他一进屋先把母鸡放了，甩着胳膊说好沉好沉。母鸡咯咯叫，拍翅膀乱飞，厨房里被它搅得迈不开脚。钟满说这叫我怎么办呐，我从没杀过鸡。男人笑嘻嘻看她，说宰个鸡也不会吗？她说不会。男人说再说吧，你爸爸在哪里？她指指里面，带男人走进去。爸爸躺在床上，钟满说，爸爸，有人来看你，他说是你弟弟。爸爸微微侧过头，眯了眯眼睛，并没有什么反应。男人说，大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几十年了，一转眼就这么过了。我是得志啊，我走的那年六岁，还

记得吗？我们小时候一起抽陀螺玩的，陀螺只有一个，二哥坏，不给我玩，你每次都帮我，记不记得？

爸爸的眼睛眨了眨，钟满想他记得了，那么他真的是二叔。她凭空多了个二叔出来。她这才真正看清这个男人，穿一件土黄色棉衣，双手红彤彤的，嘴唇皴裂了皮，头发里夹着乱七八糟的刨花。见她盯着自己，二叔用手掌抖了抖头发，笑着说，刚做完活儿出来。原来他是个木匠。二叔问她几岁了，她回答二十八。都二十八了？二叔惊讶道，成家了没？她说没有。二叔说，唔，我也没有。她忽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这个陌生男人登堂入室好像就是为了告诉她这句话。她一时窘迫，跑到厨房去，看见那只鸡折腾得满地都是绒毛。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年纪还没结婚的人，她周围的人都结了婚，没有落单的。二叔又坐了一会儿，起身走了，她看着他出门，手肘上磨光了两块油垢。她觉得某种防线被打破了，原来真有人一辈子结不了婚。二叔走到楼梯口她还懵懵懂懂，忽然向门外喊，那鳖怎么吃啊？二叔回道，鳖？你以为那是鳖？那是个乌龟！

她不敢杀龟，颤巍巍把鸡引进塑料袋里一起提到菜市场，付两块钱叫人杀了，乌龟往水里放生了。这龟不小，怕吃了折寿。

钟满工作的地方也有男人，但他们从来不会注意到她。他们注意的是田静，晓欢，那些美女。她走进走出不会有一双眼睛望向她，即使抬起头来，也很快低下去。她一度很喜欢里面一个白白净净的大男孩，也是学校刚毕业的，瘦高瘦高，梳最时髦的贝

克汉姆头。他的座位就靠门边，那一段时间她总是多上几次厕所，手洗完不擦干，进门时甩来甩去，有时问他借纸巾。他对她倒没有敌意，有两次也来女生堆里搭讪。有人说他要追晓欢，晓欢说，穷鬼，又没前途，谁要他。钟满也就作罢了。

其他地方很难接触到男人，她没有社交活动，公司家里两头跑，同学又都不联络。还是要靠工作，她想，但有些东西，见不到真人好像就飘飘缈缈。她是指有个男人，总是打电话找她，有时几天一次，有时一天几次。第一次打来时他问一家川菜馆的电话号码，她查了，报给他听。他说，小姐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钟满说，先生我是087，您有事可以拨我的分机号码087。心想难道又是要投诉。对方说，小姐，你的声音非常好听，我想知道你的芳名可不可以？钟满说，先生您知道087就可以了，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查询可以帮您？对方说，有，我有其他查询，你帮我查查从我家到那家餐厅最划算的交通线路怎么走？钟满说请问先生您的住址，他报出一条路名，接着说，我也想知道你的住址。钟满没有理他，手指头快速飞舞，很快查到结果，先乘一部公交车，再换地铁，上来五分钟就可以找到。对方听完，还是赖着不挂电话。钟满说，先生，电话费很贵。他笑道，087号小姐，你真好，那我挂了，我只不过是想多听听你的声音。

钟满心里一动。

那个男人隔三岔五打来，每次都转接087。听到那个低沉

的嗓音响起来之前先长长舒一口气，钟满总是心一悬空，扑扑乱跳。他每次都带着问题，装装样子，问完之后就开始胡扯。钟满察觉他不正经，但他又时常打来，没有一个男人对她这样殷勤。她悲哀地觉得，电话真是丑陋者的福音，如果他见过她，明天电话一定会是安静的了。有一次他问她，我的情况你都知道得差不多了，你却从来没有说过自己。她说，先生对不起，我们是服务热线，只为顾客的需求服务。他说我知道你是服务热线，您怎么不为我服务呢？她说先生您需要什么服务，一说出口才觉得有些猥亵，想收却收不住了。如果对方顺着这话讲下去，也只好让他占便宜。但他只是说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她问哪里，他说你男朋友家里，能告诉我地址吗？她笑笑没有回答。

总有些事情非常嘲讽。她一天接几百个电话，下班后打开手机，却没有一个私人电话是找她的。下班路上她很寂寞，看别人在车上讲电话闲聊，她也想跟谁聊聊，但没有对象，只好插着耳机听音乐。她的手机订制的是音乐套餐，每个月交三十几元，送一个彩铃，她举着电话选半天，挑了一首她最喜欢的《小背篓》。她没有告诉别人，她喜欢民歌，很少听流行歌曲，这首歌就是她当年考学落榜时唱的曲目。只要有人打她电话，就能听见手机里丁零丁零地唱起来：小背篓，圆溜溜，歌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。哟啊啊，哟啊啊，多少欢乐多少爱，多少思念多少情，妈妈那回头的笑脸至今甜在我心头，甜在我心头。可是几乎没有人听见过，因为根本没人找她，她有时气愤，想

想那些通讯费真是白交了。

终于有一天有人打她电话了，是晓欢，那是在她向晓欢说起二哥以后。晓欢加她做密友，密友畅听包三千分钟一个月才五块钱。那几天晓欢天天给她打电话，她受宠若惊，在公共汽车上搜肠刮肚想话题，实在想不出来就问，你到哪里了，快到家了吗，哦，我还有两站，喔，只有一站了，嗯，看到小区大门了，好，很快到了。晓欢说你给我说说二哥的事情吧，二哥还有什么趣事？她说二哥？二哥的趣事说也说不完。

认识二哥的时候她想自己交好运了，二哥长得非常帅，一上车她就盯着他的侧脸看了好久。他是那种瘦削有棱角，金城武式的美男子面孔。眼睛不大，眉毛很浓，头发一根根梳得湿漉漉的。快到她家时二哥开始咳嗽，咳得非常厉害，不停用手指抹鼻子，清水鼻涕还是穿过指缝源源不断流淌下来。她断定二哥没有带纸巾，就掏出一张给他递过去。二哥愣了一愣，立刻接过，连擦鼻涕的动作都很洒脱。一擦完他就赶紧起身，她以为他要道谢，两只手已经摆好了推辞的姿势，没想到喇叭报站，她家到了，两人都钻出人群，原来他们住同一个小区。

多谢你啊！二哥笑道，没有你的话我刚刚很狼狈。不谢不谢，她说，心里想他笑起来真是好看。二哥报出一串手机号码，说你就叫我二哥，我在这片混，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。她赶紧记下，说我叫钟满。二哥说好的，钟满，过两天一起出来玩吧。



她以为二哥找她约会，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。翻箱倒柜找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，好不容易翻出一身黑衣黑裤，黑色显瘦，临行前又在网上看到资料，说胖人穿衣误区之一，就是非黑不穿，搞得全身死气沉沉。她一照镜子，果然一团黑雾，像只茄子。又换一身，不敢多照镜子就闪出去。

没想到一同约会的有十几个人，都是和二哥差不多年纪的男男女女，打扮得非常靓丽。钟满在他们中间有些缩手缩脚，除了二哥谁都不认识，也没有人可以说话。他们一起去唱歌，她坐在角落里听二哥唱，没想到二哥唱得非常好。这才知道二哥是圈内人，他们说有家唱片公司准备为二哥出专辑，唱潘玮柏那个曲风。她才发现周围这堆人里有几个非常脸熟，原来参加过电视台选秀节目。有一个女孩她肯定见过，在节目里落泪，说其实不忍心把对手淘汰。她比电视里漂亮，妆化得很浓，身材更瘦。

有人说二哥你的新朋友怎么不来点歌，让她也唱一首嘛。二哥怀疑地望着她说钟满你要不要唱？不想唱也没有关系。那人笑说当然要唱，费用AA，不唱一样要付钱岂不是不划算。钟满说那好吧，我唱一首《天路》。全KTV的人震惊不已，有人大笑有人吹口哨。二哥垂下头，脸上不知该哭该笑，说钟满你不必勉强，唱一支口水歌就可以了，我给你点一个蔡依林？钟满说流行歌我不会，我就唱《天路》吧。大家起哄，不得不唱了。二哥借口去厕所。